

八月的周日·缓刑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八月的周日·缓刑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八月的周日·缓刑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清远市华星公司激光照排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3 插页 135,000 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517-8/I·1349

定价：6.85 元

总 序

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果，前

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的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文学发端于19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19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20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时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创作实践，

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近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

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 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序：扑朔迷离的故事

吴岳添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1945—）今年 47 岁，已发表了近 20 部小说，而且从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1968）开始，连续获得了包括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在内的多种文学奖，他和路易·马尔合作的电影剧本《拉孔布·吕西安》（1975）搬上银幕后甚至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从而在当代法国文坛上为莫迪亚诺奠定了当之无愧的第一流作家的地位。

本世纪 60 年代以前是法国文学流派蜂起的时代，也是现代派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罗曼·罗兰、马丁·杜加尔等以外，凡是成名的作家都属于某个流派或者被人贴上某个流派的标签，例如超现实主义作家布勒东，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加缪，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和娜塔莉·萨洛特等等。但是在新小说派之后、也就

是60年代之后，文学流派一片沉寂，法国文学开始了一个新的探索阶段。于是人们便谈论起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把新崛起的作家如莫迪亚诺列为“回归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实在文学的长河中绝无“回归”可言，正如奔腾的江河中永远不会有相同的河水一样。莫迪亚诺之所以能异军突起，就是由于他吸取了法国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直到现代主义的文学特色，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和风格。

莫迪亚诺于1945年7月30日出生在巴黎西南郊的布洛涅—比扬古。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二次大战时常在外面进行走私，母亲是比利时籍喜剧演员，也经常外出演戏，加上他的哥哥吕迪早夭，使他的童年异常孤独，养成了好幻想的习惯。加上他的文学天赋，使他很早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在自传体小说《户口簿》（1977）中曾经宣称：“我当时17岁，我唯一的道路便是成为一个法国作家。”而他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的主人公则是他的代言人：“对我来说，我决心成为继蒙泰涅、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之后的最伟大的法国犹太作家。”

当然仅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他必须形成自己的风格，为此他走上了一条与注重繁琐描写的新小说相反的道路，要求自己的作品情节简单、文笔朴实、故事清楚、篇幅不长，总之要兼顾文体和可读

性。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尤其是前期的小说大都以神秘的父亲和二次大战的环境为主题，他要描写这些他并未经历过的故事，就必然要运用大量的回忆、想象，把现实和虚构结合起来。例如《星形广场》借用犹太青年之口来反映占领时期犹太人的困境，《环城大道》（1972）的主人公以回忆的方式进入占领时期，去寻找被盖世太保追捕的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暗店街》（1978）写一位侦探忘了自己的前半生，他依靠种种蛛丝马迹才回忆起自己在占领时期的遭遇等等。莫迪亚诺的小说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既确实存在又变幻不定的世界，以真实可信的故事来表现人类的生活的不安和危险，加上结构紧凑、语言精练，因此能引人入胜、引起共鸣，从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八月的周日》（1986）是莫迪亚诺的新作。短短的七八万字，娓娓动听地向我们叙述了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和他的情人西尔维娅摆脱了她粗鲁的丈夫，在美丽的度假胜地尼斯双宿双飞。然而她身上佩戴的一颗南十字钻石却留给读者一连串的疑问，令人联想到稀世珍宝常常给它们的主人带来的不幸。这个故事并没有给人提供答案，然而却吸引人去想象，去补充，故事的扑朔迷离，给读者留下了充分联想的广阔天地，这正是现代派文学的一个特色。然而故事又是真实的、生活是美好的，不

像现代派文学那样把世界看成一片荒诞。只是在美好之中夹杂着种种不安和担忧，这不仅仅是由钻石引起的，而是人类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以动人的故事来引起读者发自内心的共鸣，这也许就是莫迪亚诺的小说的魅力所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书增译了莫迪亚诺的新作《缓刑》（1988），这篇小说更短，不足4万字，然而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以一个孩子的目光来描写他所处的环境，以无数细微的迹象来回忆他童年时代的种种经历，暗示他的父亲以及他周围的大人的命运。大人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被捕？甚至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些问题都留给读者去联想了。正如作者对书中的许多问题只有暗示、想象而没有提供任何答案一样，小说的内容似乎与题目“缓刑”毫无关系。不过作为一种联想，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法国人在占领时期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时时受到威胁，面临着可能发生的“严重的事情”，而作者当时由于是个孩子，才得以免除大人們的焦虑和警察的盘问，才得以“缓刑”。然而正是孩子的目光和童心，才毫无掩饰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既真实可信又充满疑问的世界。

目 录

序：扑朔迷离的故事	吴岳添 1
八月的周日	1
缓 刑	155

八月的周日

〔法国〕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刘自强 译

他的目光终于和我的目光相遇了。这是在尼斯甘必大林荫大道的街头。他站在陈列着皮革服装橱窗前的一个站台上，鼓吹着他的商品，我挤到看热闹人群的最前排。

一看到我，他的小贩腔调就消失了。他以一种生硬的方式说着，仿佛想在听众和他自己之间安排一段距离，并且使我明白他露天从事的这种工作与他的身分不相符合。

7年的时间过去了，他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我只是觉得他的面色变得更加红润。夜幕降临，一阵风儿带着最初的雨滴卷进甘必大林荫大道。在我身边，一位长着金色鬈发的妇女在试穿一件大衣。他从站台上向她俯下身，以怂恿的神色看着她：

“夫人，这件衣服您穿得太合适了。”

他的声音始终带有一种金属的音色，一种早已生锈的金属。围观者们由于下雨而散开了，那位金发妇女脱下了大衣，怯生生地把它放到橱窗旁边。

“夫人，这是真正的便宜货……美国货的价格……您应当……”

可是这位妇女不等他继续说下去就很快地转过身，和其他人一起溜走了，仿佛她羞于侧耳细听一位过路人的下流挑逗。

他从站台上走下，并且向我走来。

“真没有想到……我注意到您……我立刻认出了您……”

他显得拘束，甚至惊慌。相反我却感到平静和轻松。

“我们在这里重逢真有趣，对吗？”我对他说道。

“是的。”

他微笑着。他恢复了自信。一辆小卡车停在我们附近的人行道旁，一位穿着红色茄克衫的男人从卡车里跳出来。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都拆卸下来……”

然后他直盯着地看着我。

“我们喝一杯怎么样？”

“只要您愿意。”

“我要和这位先生去市场喝一杯。半小时后你來找我。”

另一个人开始把橱窗里的大衣和上衣装上小卡车，这时，在我们周围顾客人潮如涌，从比法街角的大商店的几个门里挤出来。一阵尖细的铃声通知人们商店要关门了。